



# “音乐史家”卢中强细说当年情境，“民谣在路上”与青岛渊源深厚

## 黄钟大吕亦可，风情小调亦可

●自 2018 年起，即墨古城民谣季与卢中强合作，精选年度最有代表性的品质音乐人，以国际视野、中国特质、地方风情为民谣注入完整的城市艺术实践

●受疫情影响，今年的民谣季尚未有确定的日程，卢中强希望引入顶级的音乐人、当红话题歌手、殿堂级民谣歌手，为乐迷带来高品质的音乐狂欢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



■卢中强历经华语音乐发展的各个时期，阅历丰富。



■网红歌手张尕怂在青岛演出。王 雷 摄



■2020 年即墨民谣季上的卢中强（右 2）。

### 民乐，民间，民谣

西北小院落里，张尕怂拿着张银行卡拨弄三弦，一声“走”开启了去年爆红的谐趣民谣《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》。张尕怂迅速崛起，成为 2020 音乐圈的一大现象。作为卢中强十三月旗下艺人，张尕怂在青岛举行了个人专场，也成为“十三月民谣家”在即墨古城接待的首批艺人。卢中强对西北、西南等各地民谣歌手持续关注，他最早签下的宁夏民谣歌手苏阳在当地影响力巨大，苏阳的专辑《贤良》在银川的销量甚至超过了刀郎，也验证了民谣巨大的市场容量。张尕怂面对的则是一个流量时代，去年六月他与评弹小姐姐袁佳颖合作《乱弹·塞北江南》，以西北民歌与江南民歌合作，快手点击率突破 3000 万。在发掘歌手的过程里，卢中强注重音乐人的独特性，“为什么流行音乐、摇滚乐比古典乐有更强的市场化空间和可能？就是因为它的千人千面。只不过我们这么多年工业流水线造成了流行音乐的千人一面，其实从民谣到摇滚、嘻哈，它的价值都在于独特性：歌词的独特性彰显价值观和世界观，演唱行腔和编曲的独特性，构建的音乐体系才是音乐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的地方。”

在即墨古城“十三月民谣家”里，张尕怂回顾自己一人一琴走天下的历程。与当年相比，如今的青岛有着从室内剧院、户外音乐节到大型 Livehouse 组成的齐备舞台，卢中强也计划把张尕怂、麻园诗人、焦迈奇这些现象级歌手引入青岛，而且要把今年他创建的“新乐府民乐气氛组”推向前台。“在这次张尕怂演出里，我们做了大胆的尝试，传统电声乐器只用了一个吉他，更多的是把笛子、箫、二胡、古筝、唢呐作为主奏的色彩乐器和伴奏乐器，这也是我多年的愿望。这么多年民乐乐器，从来没有作为伴奏系统为音乐家呈现它的更多可能性，所以我突发奇想，跟北京民族乐团共建了‘新乐府民乐气氛组’，这个乐团聚集了大量优秀的中国民族音乐年轻演奏家，在今年太原古城开城仪式上连演十场，一炮打响。紧接着我们参加了央视端午晚会录制，做了电子广东音乐《赛龙夺锦》，又参加了人民日报党建歌会《中国大合唱》。这次张尕怂在上海、北京的现象级演出也是跟‘气氛组’合演，我们计划把这支团队带到青岛，演出之余也要跟校园民族乐团进行交流共建。”

经历了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的诸多阶段，卢中强对民间、民乐、民谣有着深厚的认识，“2000 年在《同一首歌》时期我在贵州做了一首民歌，也就是阿幼朵的《苗岭飞歌》。阿幼朵在贵州人心目中是歌神一样的存在，至少 70% 的贵州人听过这首歌。第二首歌就是苏阳的《贤良》，西北人民会唱《贤良》的特别多，兰州酒吧打烊的时候都要唱《贤良》。我跟老狼在当地打车，出租车司机听说我们和苏阳的渊源，都不收我们的车钱。”2019 年卢中强第一次跟张尕怂见面，张尕怂表示，自己熟悉“十三月”的风格，尤其喜欢苏阳的专辑《贤良》——西北民谣成为音乐同好的“暗号”。借助古城民谣季的平台，卢中强尝试将柳腔、盲人鼓书进行嫁接融合，《柳腔新编》等作品让年轻人耳目一新，也让乐迷看到本地音乐的无限可能。

### “在路上”这些年

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卢中强在乐坛起步很早，他的作品里最为歌迷熟知的包括《关于现在，关于未来》《卡门》《花开自在》等单曲，而作为制作人他也与老狼、叶蓓、侯湘婷等有着深入合作，他还为郭德纲制作了娱乐盘点类单曲《刚刚好》。直到老狼把一张来自宁夏的 Demo 送到卢中强的录音棚里，他听了半首歌就决定，“我一定要签这个人，后来老狼就把苏阳电话给了我，我跟苏阳约，‘明天我就要去银川给你聊一下，我想做你的专辑。’”苏阳的专辑做了一半，老狼又给卢中强推荐了万晓利和他的《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》，然后是来自贵州的山人乐队和马条。当“民谣在路上”启动时，这些音乐人自带的“在路上”气质让乐迷大开眼界，来自民间的声音激荡在每一场、每一程，也激励着新歌手走出家乡。张尕怂透露，自己在家乡时沉迷音乐，历经多年的黄河沿岸采风之后，张尕怂也走出宁夏，成为“民谣在路上”的一员。

当卢中强的“十三月”公司成立时，民谣的气氛已经非常浓郁了，未来的民谣大神张玮玮在这家公司干了半年多。卢中强回忆，他与张玮玮常把酒言欢，《米店》就是这个时期写的，他用一把特别破的吉他创作了这首歌。在纵情歌酒之外，卢中强对“十三月”的音乐路线有

着清晰的定位，“我们的信条是‘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的民族音乐故事’，民谣最重要的就是民族化。苏阳用布鲁斯风格唱‘花儿’，马条最重要的是他的哈萨克音阶，万晓利最早在个人音乐里融入了呼麦技巧，山人乐队是非常典型的世界音乐，他们的国际排名排到过前五。”卢中强对合作的歌手有着独到的定位，进而能给出别出心裁的演出设计，“谢天笑最早把古筝用在了演出中，他第一次上迷笛音乐节，我给他配备了京剧的大伴奏，非常出彩。”

卢中强认为，中国音乐分为两极，一极是黄钟大吕，带有很强的礼仪性，所以才有“礼崩乐坏”的说法：礼与乐之间有深刻的关联；另一极是“田间炕头，风情小调”。“我们的音乐高潮期在大唐，《秦王破阵曲》特别有代表性，这首曲子由很多乐工合作演奏，打击乐、管乐、弹拨都是各自一个团队，那时候国力强盛，音乐特别丰富多样，而且和舞蹈是最接近的。但是我们的音乐后来逐渐成了礼乐，这就导致音乐老是强调意境，比如‘高山流水’，我们要强调一个波段，俩人在一起通过声音波段传输来获取我们共同的价值观、世界观和频率，就特别讳莫如深。大音希声，我们的音乐特别抽象，不具象，最后五分钟弹一个音，就代表一切了，对专业化要求太高。”另一方面，民间风情小调的发展生机勃勃，西北民间音乐“花儿”“道情”根系庞大，影响力很深，一场“花儿会”轻松吸引 30 万人参加，张尕怂表示，“随便一个人都会唱民歌，一场庙会五六百人大合唱，是我听到最美的歌声，常常在我梦里出现。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体验心灵的波动，写什么都能一下子写到点子上。”在这两极之间，这形成了国乐、国潮巨大的发展与调和空间。

### 民谣之后的世界音乐

民谣已然成为中国音乐市场的主力品类之一，民谣之后的视野边界在哪里？卢中强选择了世界音乐的新类型，因而有了“新乐府”厂牌，有了盲人大鼓书与法国音乐组合 DuOuD 合作的《即墨大鼓书》唱片。卢中强介绍，“张尕怂也是最典型的例子，他的这张新专辑邀请了国际音乐班底合作。我们刚见面他就问我如何定位他的音乐，我说‘我希望给你一个充满新意的、中国西北音乐和欧美布鲁斯结合的一张专辑’。他

在上海的演出被乐迷定义为‘中国布鲁斯’，非常受好评。”今年张尕怂与“新乐府民乐气氛组”的演出历经北京、上海等多个城市，也被认为是今年现象级的演出。“在国潮蔚然成风的当下，‘十三月’手上掌握的文化 IP 有一些新的红利，比如新乐府得到了各方面的充分肯定，我们从民谣延伸到新乐府，在民族音乐的跨界融合、年轻人的表达方面，我们占领了制高点。今年我们还计划为顶级水准动画片承担音乐制作，进行多样化的探索，‘十三月’拥有美好的未来。”

2020 年，卢中强返回故乡合肥，发现当地的音乐市场已经颇具规模，“当地有位热爱音乐的朋友，在合肥做了三家 Livehouse，一个爵士酒吧，他做了‘蚂蚁在路上’音乐节，不停地引进演出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当地所有商超开业都只用原创乐队，非常像样的乐队就有 20 多支。我感触很深，一个城市应该有一个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的落脚点，比如成都有唐蕾的‘小酒馆’。”连续两届《乐队的夏天》，使得乐队的风气再度复燃，然而让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孩子们组成高水准的乐队，还需要更多的音乐氛围培养。

从 2016 年创办至今，即墨古城民谣季对当地音乐氛围的提升非常明显，“我这次在古城周围转了一圈，南门门口即墨当地做乐队的年轻人开了一个酒吧，古城里的‘民谣故事’酒吧上座率也很高，还有朋克酒吧、音乐吧等都各有特色，民谣酒吧里的民谣弹唱，酒馆里的民谣风格小乐队，包括街头演艺的吉他歌手水准都不错，古城的音乐生活和消费体验提升非常明显。”卢中强介绍，“从我们民谣家的经营也能感觉出来，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体验我们的录音棚，这里有顶级的设备和团队，也会持续打造优质的音乐作品。”

受疫情影响，今年的民谣季尚未有确定的日程，卢中强希望引入顶级的音乐人、当红话题歌手、殿堂级民谣歌手，为乐迷带来高品质的音乐狂欢。“我们计划组建一个精心挑选的歌手阵容，从目前来看，观众的关注度非常高，通过公号、微博和抖音等各个渠道，歌迷一直在关注早鸟票、演出阵容等信息。从之前张尕怂巡演的经验来看，我们自有渠道的转化率还是不错的。”在民谣季面临升级、乐迷口味不断变化的当下，卢中强和“十三月”团队要在青岛再现万人听民谣的盛况。

■观众在即墨古城沉浸于音乐中。王 雷 摄

